

江西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区制状态划分及变迁分析

林文凯

(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江西南昌330013)

【摘要】: 文章基于江西省国内和国际旅游收入年度数据, 利用HP滤波和非线性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揭示江西省旅游经济增长波动特征, 剖析江西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区制状态及其区制变迁可能性。结果表明: 从经济波动特征来看, 江西省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的波动较为平稳, 国际旅游经济增长则呈现明显的周而复始的波动变化特征, 表现出比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更强的波动性和更大的不确定性; 从区制划分结果来看, 江西省国内旅游与国际旅游存在高速增长和低速增长两种区制状态, 其国内旅游与国际旅游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维持概率分别为0.8714和0.8266, 处于高速增长区制的维持概率分别为0.8467和0.3642, 对应地, 国内旅游与国际旅游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平均持续期为7.78年和5.77年, 处于高速增长区制的平均持续期分别为6.65年和1.57年; 从区制变迁路径及其结果来看, 江西国内旅游收入仍将保持持续上升的势头, 但将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低速增长阶段过渡, 而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维系低位平缓推进的可能性较大。

【关键词】: 旅游经济增长; 江西省; HP滤波; 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

【中图分类号】 F127; F59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5097 (2020) 01-0009-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增加以及消费升级加快, 我国旅游业无论是在产业总量还是发展速度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7年, 我国国内旅游人数达到50亿人次, 同比增长12.64%, 实现旅游收入45700亿元, 同比增长15.99%, 旅游及相关产业对GDP的贡献值达到11.04%, 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地位愈趋显现。然而, 随着我国进入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 国民经济下行压力日渐凸显, 影响效应已波及至经济社会的多个重要层面。受此影响, 我国旅游发展也呈现出总量增长但增幅跌宕起伏的波动变化新态势。在这种情况下, 准确把握旅游经济增长自身的内在变化规律, 透析旅游经济增长的变迁路径与演化特征, 不仅能够为制定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的旅游行业发展战略提供实证依据, 还可以为我国区域旅游产业的平稳快速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继续强化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地位。

收稿日期: 2019-08-31

基金项目: 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江西省旅游经济周期波动测度及其动态影响机制研究”

(20171BAA2180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实物期权理论的景区经营权价值评估模型与方法研究”(71774135); 江西省会科学规划项目“‘三权分置’背景下旅游景区经营权的出让定价机理及评估优化研究”(16BJ26)

作者简介: 林文凯(1988), 男, 江西鹰潭人, 讲师, 管理学博士, 研究方向: 区域旅游经济。

旅游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热点研究问题。在国外，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增长对目的地经济的影响效应。普遍性的观点认为，旅游发展可通过增加外汇收入^[1-2]、创造就业岗位^[3-4]、吸引外部投资^[5-6]、带动居民消费^[7-8]以及增加地方税收^[9-10]等方式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11]；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旅游业的发展也会通过“资源诅咒”^[12-13]、“福利漏损”^[14-15]以及“反向排斥”效应^[16]等产业经济运行的摩擦效应形式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反向影响^[17]；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目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目的地旅游市场规模等区域异质性因素^[18-19]。在国内，已有研究除关注旅游经济增长的经济效应与产业贡献外^[20-21]，还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等计量模型对旅游经济自身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发现，目的地的资源禀赋^[22-23]、区位交通^[24-25]、基础设施^[26-27]、产业结构^[28-29]、制度环境^[30-31]以及居民收入水平^[32]等因素会对区域旅游经济产生显著影响；近年来，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与应用，部分学者还考虑了空间关联性和异质性效应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33-35]。

上述研究集中探讨了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但是对旅游经济增长本身的变化轨迹与演变路径的研究较为少见。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应用增长率法及滤波法从国家层面关注旅游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变化特征，如生延超等（2014）利用增长率法，对我国旅游经济增长周期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发现我国旅游经济增长整体呈现出 3~4 年的典型短周期性，且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及抗周期性要强于入境旅游^[36]；苏建军等（2017）则利用 HP 和 BP 滤波，揭示了 1999–2016 年我国旅游投资增长周期的波动性特征及其对旅游经济增长周期波动性的溢出效应^[37]。这些传统的周期波动测度模型可以很好地对我国旅游经济周期进行划分与识别，但却无法窥视旅游经济增长的动态变迁路径。因此，少数学者开始尝试并使用非线性区制转移模型来捕捉和探析旅游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变迁特征，以期清晰研判旅游经济增长的具体形态与发展趋势，例如隋建利和刘金全（2014）基于我国国内和入境旅游收入年度数据，利用非线性 MS-AR 模型，刻画了我国旅游经济周期多阶段性的复杂动态变迁过程，并对我国旅游经济增长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38]；隋建利等（2014）运用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我国旅游经济增长动态过程进行了阶段性变迁识别和转移分析^[39]。

可以看出，国内外在旅游经济增长效应、产业贡献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旅游经济增长周期及其波动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是，目前关于旅游经济增长周期研究基本集中在国家宏观层面的波动测度及预测分析，鲜有学者运用非线性计量模型刻画中观省域尺度旅游经济增长时间序列的区制转移特征及其阶段性变迁路径。考虑我国疆域辽阔，区域经济具有明显的非均衡性发展特征，不同地区旅游经济的增长路径与模式也存在较大差异，很难简单地通过国家层面的加总数据来判断和理解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内在变化规律。江西省是旅游资源大省，近年来在全域旅游及“旅游强省”战略的推动下，江西省旅游产业呈现出发展提速、转型升级的良好态势，创造了旅游发展的“江西速度”，是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发展速度最快的省份之一，选取江西省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江西省为具体研究区域，从中观省域尺度的研究视角出发，综合运用 HP 滤波法和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来揭示省际单元旅游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规律及其动态变迁过程，以与宏观层面的国家旅游经济增长路径演化特征形成对照，并为推动省际旅游经济平稳运行的宏观调控优化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二、方法、模型与数据

（一）HP 滤波法

HP 滤波是经济周期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由 Hodrick 和 Prescott（1980，1997）在分析战后美国经济周期的研究中首次提出，其实质是将经济时间序列中的低频趋势成分和高频周期成分分离出来

^[40]。本文将利用 HP 滤波技术对江西省旅游收入数据进行分解，以揭示江西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情况。

HP 滤波的基本原理如下^[41]：

假设 Y_t 是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经济时间序列，其中 Y_{tT} 为包含的趋势成分， Y_{tC} 为包含的波动成分。则 $Y_t = Y_{tT} + Y_{tC}$, $t=1, 2, \dots, T$ 。

计算 HP 滤波也就是将 Y_{tT} 从时间序列 Y_t 中分离出来，也即下式最小化问题的解：

$$\min \sum_{t=1}^T \left\{ (Y_t - Y_{tT})^2 + \lambda [c(L)Y_{tT}]^2 \right\}$$

其中， cL 为延迟算子多项式；最小化问题用 cLY_{tT}^2 来调整序列趋势的变化；最小化解将随 λ 的增大而增大。当 $\lambda=0$ 时，满足最小化问题的趋势等于时间序列本身，随着 λ 的增大，估计的趋势成分将趋于平滑；当 λ 值趋于无穷大时，估计的趋势成分将接近于线性函数。 λ 取值的一般经验是：年度时间序列取值 100，季度时间序列取值 1600，月度时间序列取值 14400。

（二）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

HP 滤波可以初步显示经济数据的周期波动特征，但却无法对时间序列周期波动的动态变迁路径进行刻画与识别，这就需要进一步引入非线性区制转移模型。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是区制转移模型中应用最为广泛的，由 Hamilton (1989) 首先提出，该模型是在基本转换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将变量在各区制间的转换概率设置为一阶马尔可夫形式，然后进行极大似然估计，研究出时间序列在不同阶段之间的转换特征，进而对时间序列的增长路径进行动态变迁识别和刻画^[41]。

在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中，第 t 时刻位于某一区制 j 的概率依赖于前一期的状态，即 $P(s_t=j|s_{t-1}=i)=p_{ijt}$ 。考虑一般情形，假设某个经济系统 y_t 可以划分为 M 个区制状态，区制转换概率是时变的 $p_{ij}(t)$ ，则各区制间的转换概率矩阵可用下式表示：

$$p(t) = \begin{bmatrix} P(s_t=1|s_{t-1}=1) \cdots P(s_t=M|s_{t-1}=1) \\ \vdots \\ P(s_t=1|s_{t-1}=M) \cdots P(s_t=M|s_{t-1}=M)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p_{11}(t) \cdots p_{1M}(t) \\ \vdots \\ p_{M1}(t) \cdots p_{MM}(t) \end{bmatrix}$$

其中，转换概率 $p_{ij}(t)$ 为由区制 i 转换到区制 j 的概率。

在马尔可夫区制转换中，一般还需计算某一种区制的平均持续期及其稳态概率。

根据 Hamilton (1989) 给出的平均持续期计算公式, 区制状态的平均持续期可由下式求得:

$$ED_j = D \sum_{j=1}^{\infty} j \cdot D_j p_j = 1 - 1/p_{jj}$$

稳态概率是经济系统处于稳态时的概率, 以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为例, 根据区制转换概率矩阵, 其区制的稳态概率 Q 的计算公式为:

$$Q = \begin{bmatrix} \frac{1 - p_{22}}{2 - p_{11} - p_{22}} \\ \frac{1 - p_{11}}{2 - p_{11} - p_{22}} \end{bmatrix}$$

(三) 数据来源与处理

通常地, 在描述某一经济现象的经济周期波动规律时, 一般采用通行的、具有较强可比性的、能全面反映地区总体经济活动水平的总量指标。在旅游研究中, 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是最为常用的两个统计指标。相比较于旅游人次, 旅游收入更能反映旅游业的经济效应, 是一个综合性更好的指标^[36]。因此, 与已有研究相一致^[38-39], 选用旅游收入来度量江西省旅游经济发展态势。同时, 通过计算获得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与国际旅游收入的同比增长率的时间序列数据, 并依此来描述和分析江西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动态变迁过程, 进而识别和揭示江西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多区制动态变迁特征。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江西省旅游统计年鉴》和《江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考虑数据获得的可能性及完整性, 国内旅游收入时间序列的研究期为 1991-2018 年, 国际旅游收入的时间序列研究期为 1987-2018 年。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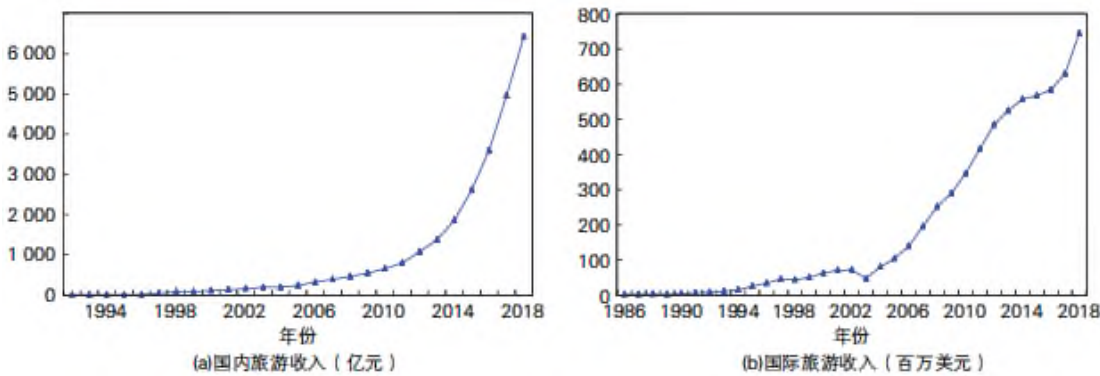
(一) 江西省旅游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分析

图 1 反映的是研究期内年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与国际旅游收入的时序运行轨迹。

结合图 1、图 2 来看, 在研究期内, 江西省旅游经济总体呈现不断攀升的发展态势。具体来看: 1996 年以前, 由于区位交通条件不便, 主要目的地可进入性比较差, 江西省旅游业发展比较缓慢, 旅游经济增长率不足 10%, 且经济总量偏低。1996 年以后, 由于江西省对旅游发展的重视以及京九铁路的开通, 江西旅游发展环境及旅游交通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旅游经济增长幅度明显, 但旅游经济基数仍然偏低。1997 年, 旅游业被江西省正式确立为第三产业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旅游业步入发展快车道, 但受上一年异常增长的影响, 1997 年和 1998 年, 江西旅游经济增速急剧回落, 增长率出现调整性下降。2003 年, “非典”疫情席卷全国, 我国旅游业大受影响, 江西旅游业也进入前所未遇的发展寒冬, 旅游业全面受创, 国内旅游经济增速下滑。2004 年, 随着旅游政策的及时调整以及居民出游心理的转变, 作为朝阳产业的旅游业迅速摆脱“非典”疫情的影响, 并在 2004 年实现了旅游经济的再次增长。2008 年, 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急剧扩散, 作为入境旅游不发达省份的江西并未受到太大冲击, 其波及影响在图 1 所示的国际旅游收入时间变化路径中并未凸显出来。此后, 江西省国内旅游一直处于高位增长水平, 而入境旅游增长在 2016 年

前呈放缓态势，其后江西省旅游旅游有逆势上扬的发展态势。

图 1 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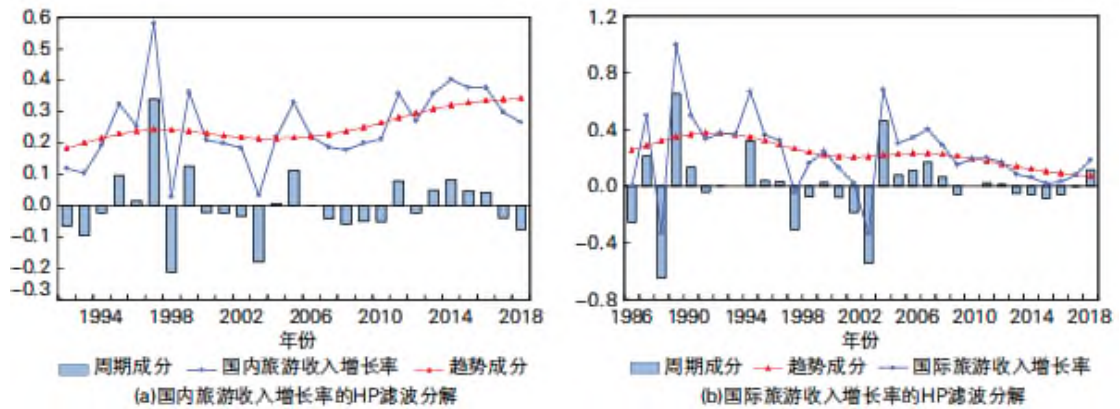
(二) 江西省旅游经济增长的时序波动分析

图 1 仅能简单刻画江西旅游经济总量变化轨迹和相对变化特征，无法对其增长周期的波动特征进行分析。为此，继使用 HP 滤波法对其旅游收入时间序列进行分解，得到其趋势成分与周期成分，结果如图 2 所示。其中，“周期成分”能够揭示江西旅游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变化特征，“趋势成分”则可以反映江西旅游经济增长未来的波动变化趋势。

图 2 结果显示：从国内旅游与国际旅游收入的“周期成分”来看，2003 年以前，由于旅游发展基础较为薄弱，旅游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周期性影响较为明显，周期波动较为剧烈；2003 年以后，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国内旅游市场进入平稳发展阶段。与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相比，江西省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呈现出典型的波动聚类特征，且在 2010 年以前表现出比国内旅游收入更强的波动性和更频繁的周期性；2010 年以后，江西省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的周期波动性呈变弱的趋势，波幅较为平缓，且总体波动变化要弱于国内旅游收入增长，这反映出近年来由于江西省入境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其行业抗周期能力在不断增强。

从国内旅游与国际旅游收入的“趋势成分”来看，1991-2018 年间，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呈现较为明显的类周期波动变化特征，即从 1991-1997 年间缓慢上升，后呈不断下行的发展态势，并在 2003 年达到谷底后平稳上升发展至 2018 年；类似地，江西省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也呈现较为明显的“类周期性”变化特点，具体表现为在 1980-2006 年间，江西省旅游经济增长率呈现出由低增长率不断攀升至最高值继而持续下滑到波谷值而后再短暂缓慢上升，并在 2006 年至今的区间内再一次呈现出持续下降态势直至 2018 年。这一结果表明，短期内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将呈现平缓低速的发展态势，入境旅游市场的波动性及不确定性显著加剧的可能性较小；在“旅游强省”战略以及“引客入赣”等利好政策的刺激和推动下，江西省国内旅游市场将继续保持在一个高位推进的发展阶段，国内旅游市场快速增长的持续性和抗风险性将继续增强。

图 2 江西省国内与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的 HP 滤波分解结果



(三) 江西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区制划分与阶段性变迁分析

为了进一步识别和刻画江西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区制转移特征及其阶段性变迁过程，继续运用 OxMetrics6.0 软件对所构建的非线性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1. 模型选取与参数估计

在进行模型参数估计之前，为保证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需要对所研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基于 ADF (AugmentedDickeyFuller) 和 PP (Phillips-Perron) 方法分别检验了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与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时间序列的平稳性，结果表明，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与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序列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随后，为了保证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需要进一步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在确定最优滞后阶数时，一般都希望滞后阶数尽可能大，从而更好地体现模型的动态变化过程^[42]。但是，如果模型的滞后阶数过大，模型的待估计参数就会增多，进而增大模型估计误差，从而影响模型精准度和可信度。为此，借鉴已有研究思路^[38-39]，综合选取 AIC、SC、HQ 信息准则来确定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的滞后阶数。通过测算和比较，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 2 阶。最后得到模型估计结果，具体见表 1、表 2 所列。

表 1 国内旅游收入的模型估计结果

参数	估计值	标准误	t统计量	P值
$\mu(s_1 = 1)$	0.198 1	0.014 3	13.800 0	0.000 0
$\mu(s_2 = 2)$	0.339 7	0.032 8	10.400 0	0.000 0
$AR_1(s_1 = 1)$	0.012 4	0.197 3	0.062 8	0.951 0
$AR_1(s_1 = 2)$	-0.428 9	0.207 6	-2.070 0	0.056 0
$AR_2(s_1 = 1)$	-0.247 4	0.203 7	-1.210 0	0.243 0
$AR_2(s_1 = 2)$	0.662 7	0.219 4	3.020 0	0.009 0
$\sigma(s_1 = 1)$	0.054 3	0.015 2	3.570 0	0.003 0
$\sigma(s_1 = 2)$	0.093 2	0.021 0	4.430 0	0.000 0

表 1 的转移概率矩阵 (TransitionProbabilityMatrix) 为：

$$p = \begin{bmatrix} p_{11} & p_{12} \\ p_{21} & p_{22}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0.8714 & 0.1533 \\ 0.1286 & 0.8467 \end{bmatrix}。$$

表 2 国际旅游收入的模型估计结果

参数	估计值	标准误	t统计量	P值
$\mu(s_t = 1)$	0.236 1	0.061 2	3.860 0	0.001 0
$\mu(s_t = 2)$	0.351 7	0.213 1	1.650 0	0.115 0
$AR_1(s_t = 1)$	0.814 4	0.210 4	3.870 0	0.001 0
$AR_1(s_t = 2)$	0.243 6	0.118 0	2.060 0	0.053 0
$AR_2(s_t = 1)$	0.099 2	0.241 0	0.412 0	0.685 0
$AR_2(s_t = 2)$	-0.087 2	0.084 6	-1.030 0	0.315 0
$\sigma(s_t = 1)$	0.065 1	0.011 4	5.690 0	0.000 0
$\sigma(s_t = 2)$	0.484 2	0.152 4	3.180 0	0.005 0

表 2 的转移概率矩阵 (TransitionProbabilityMatrix) 为:

$$p = \begin{bmatrix} p_{11} & p_{12} \\ p_{21} & p_{22}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0.8266 & 0.6358 \\ 0.1734 & 0.3642 \end{bmatrix}$$

从表 1 和表 2 的结果可以看出, 不同时间序列在不同区制状态下的参数估计结果大多较为显著, 且各序列回归参数具有明显差异, 这表明本文所构建的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刻画江西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区制动态变化。同时, 不论是国内旅游收入还是国际旅游收入, 其旅游收入增长率处于区制 1 (St=1) 的均值估计值都要小于其增长率处于区制 2 (St=2) 的均值估计值, 满足 $\mu_1 < \mu_2$ 的参数约束条件。因此, 本文将区制 1 视为江西省旅游经济的“低速增长区制”, 区制 2 为“高速增长区制”。

2. 江西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区制转移概率及其平均持续期

为进一步剖析江西旅游经济增长在不同区制状态下的持续特征, 利用下式可计算与区制相对应的平均持续期 [41]。

$$D_{sti} = 1 - l_{pii}$$

从表 3 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首先, 对国内旅游来说, 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时的维持概率为 0.8714, 处于高速增长区制时的维持概率为 0.8467。对应地, 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平均持续期约为 7.78 年, 处于高速增长区制的平均持续期约为 6.65 年。这一结果表明, 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性要强于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 平均持续时间相差大约 1.13 年。

表 3 江西省旅游经济增长区制转移概率及其平均持续期

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		
区制	低速增长区制	高速增长区制
低速增长区制	0.871 4	0.150 3
高速增长区制	0.128 6	0.846 7
平均持续期(年)	7.78	6.65
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		
区制	低速增长区制	高速增长区制
低速增长区制	0.826 6	0.635 8
高速增长区制	0.173 4	0.364 2
平均持续期(年)	5.77	1.57

其次，对国际旅游来说，江西省国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时的维持概率为 0.8266，处于高速增长区制时的维持概率仅为 0.3642，对应地，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时的平均持续期约为 5.77 年，而处于高速增长区制时的平均持续期约为 1.57 年。这一结果表明，江西省国际旅游收入处于高速增长区制时的持续性要远弱于其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时的持续性，平均持续时间相差达到 4.20 年。

再次，对比国内旅游和国际旅游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时的持续性（约为 7.78 年）要高于其国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时的持续性（约为 5.77 年），持续时间相差约为 2.01 年，这意味着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维系低速增长的概率要高于国际旅游收入；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处于高速增长区制的持续性（约为 6.65 年）则要明显高于其国际旅游收入处于高速增长区制的持续性（约为 1.57 年），这表明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维系高速增长的可能性要强于国际旅游收入。

最后，对比国内旅游和国际旅游步入不同区制状态时的波动性可以发现，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时的方差 $\sigma(st=1)$ 为 0.0543，小于其处于高速增长区制时的方差 $\sigma(st=2)$ 为 0.0932，这一结果意味着，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增速越慢，其伴随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将越小；反之，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增长越快，其伴随的波动性也将越大。类似地，江西省国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时的方差 $\sigma(st=1)$ 为 0.0651，远小于其处于高速增长区制时的方差 $\sigma(st=2)$ 为 0.4842，也即江西国际旅游收入增速越快，其伴随的波动也将越大，反之则越小，而且国际旅游收入处于高速增长区制时的波动性要远大于国内旅游收入处于同一区制的波动性。因此，从这一角度也可以说明，相比较于国内旅游，江西省国际旅游的抗风险波动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

3. 江西省旅游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迁识别

平滑概率，即经济变量在不同区制状态发生转移的概率，可以很好地刻画经济变量的阶段性变迁特征。一般地，当区制状态变量 St 的平滑概率值 $P(St=i | It) > 0.5$, $i=1, 2$ 时，区制转移发生，且其概率越大，变量处于该阶段的可能性也越大。为更好识别江西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区制转移特征，绘制了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和高速两种区制时的平滑概率，结果如图 3、图 4 所示。

从图 3 结果可以看出：首先，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在 1998-2010 年处于低速增长区制($P(St=1 | It) > 0.5$)；而在 1994-1997 年以及 2011-2018 年变迁至高速增长区制 ($P(St=2 | It) > 0.5$)。其次，从区制变迁年份来看，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由 1997 年的高速增长区制变迁至 1998 年的低速增长区制，而在 2010 年以后，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由低速增长区制变迁至高速增长区制。最后，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平滑概率值有逐渐上升的趋势，而处于高速增长区制的平滑则呈下滑趋势，这意味着未来江西国内旅游收入由高速增长状态向低速增长状态变迁的可能性较大。

从图 4 结果可以看出：首先，江西省国际旅游收入在 1991-1994 年、1996-1997 年、1999-2002 年以及 2005-2018 年处于低速增长区制 ($P(St=1 \mid It) > 0.5$)；而在 1990 年、1995 年、1998 年以及 2003-2004 年处于高速增长区制 ($P(St=2 \mid It) > 0.5$)。其次，相比较于国内旅游收入，江西国际旅游收入的区制变迁更为频繁，具体地，江西国际旅游收入在 1990 年由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增长区制变迁，而在 1994 年由低速增长区制向高速增长变迁，其后的 1995 年又由高速区制变迁至低速区制，再在 1997 年由低速区制向高速区制变迁，而后再分别在 1998 年、2002 年和 2004 年由高速区制变迁至低速区制再变迁至高速区制，直至 2005 年稳定在低速区制。最后，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江西省国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平滑概率值相对稳定，始终保持在 1 左右，即其未来保持在低速增长状态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进一步地，对比江西省国内旅游与国际旅游在样本时间内平滑概率值变动轨迹可以发现，就国际旅游收入而言，不论是处于低速增长区制还是高速增长区制，表征其阶段性变迁的平滑概率值基本处于 1.0 左右，而国内旅游收入的平滑概率值则呈现较为剧烈的波动态势，这一结果说明江西省在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的风险监测与预判以及风险抵御与阻断等方面亟须进一步健全和强化。

图3 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低速增长区制和高速增长区制的平滑概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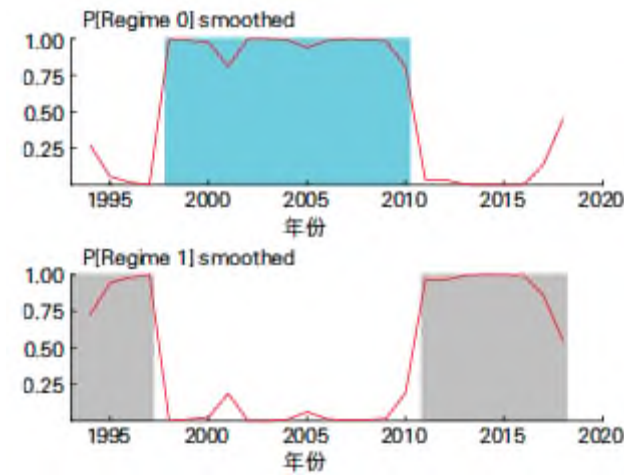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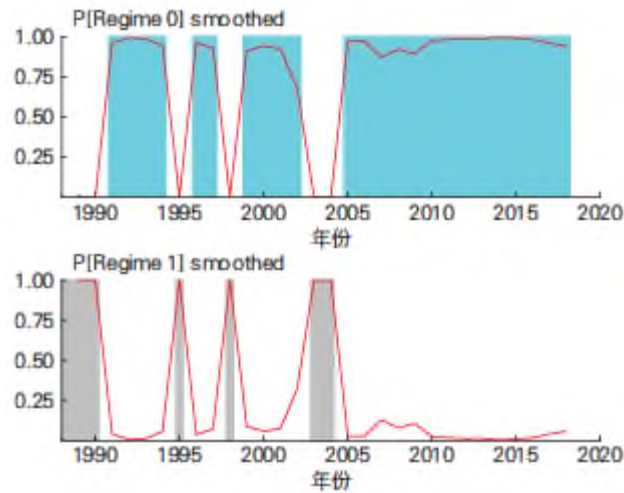


图3 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低速增长区制和高速增长区制的平滑概率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江西省 1991-2018 年国内旅游收入和 1987-2018 年国际旅游收入年度数据，利用 HP 滤波和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江西旅游经济增长的复杂变迁过程进行了识别与刻画，得到如下结论：

(1) 从江西省旅游经济的总体运行情况来看：在样本研究期内，江西省旅游经济总量呈现不断攀升的发展态势，但增长率呈现往复波动的发展态势，其中，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在 2003 年前出现较为剧烈的波动，而后其波动较明显平缓，行业发展渐趋平稳；而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在样本时间区间内，呈现明显的周而复始的波动变化特征，表现出比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更强的波动性和更大的不确定性，抗周期波动能力弱于国内旅游。

(2) 从江西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区制划分及其维持概率来看：江西国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平均持续期约为 7.78 年，处于高速增长区制时的平均持续期约为 6.65 年，平均持续时间相差大约 1.13 年，这意味着江西国内旅游收入保持低速增长的可能性要强于其维系高速增长的可能性；江西国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时的平均持续期约为 5.77 年，处于高速增长区制时的平均持续期约为 1.57 年，平均持续时间相差达到 4.20，即其国际旅游收入保持低速增长的可能性要远强于其维系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对比国内旅游和国际旅游区制转移特征可以发现，江西国内旅游收入维系低速增长的可能性要强于国内旅游收入，且江西国内旅游收入维系高速增长可能性也要强于国际旅游收入，这与已有全国层面的研究结论^[39]略有不同(1)。这一结果也恰好说明旅游经济增长的内在变化规律存在区域差异性。

(3) 从江西省旅游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迁路径来看：从变迁路径来看，随着江西省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与壮大，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与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呈现在高速增长和低速增长两种区制状态之间交替变迁的发展态势。其中，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在 1998-2010 年处于低速增长区制，在 1994-1997 以及 2011-2018 年变迁至高速增长区制；而国际旅游收入表现出比国内收入更为频繁的区制变迁过程，具体在 1991-1994 年、1996-1997 年、1999-2002 年以及 2005-2018 年处于低速增长区制，在 1990 年、1995 年、1998 年以及 2003-2004 年处于高速增长区制。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就国际旅游收入而言，不论是处于低速增长区制还是高速增长区制，表征其阶段性变迁的平滑概率值基本处于 1.0 左右，而国内旅游收入的平滑概率值则呈现较为剧烈的波动态势，这一结果说明江西省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在风险监测与预判以及风险抵御与阻断等方面亟需进一步健全和强化。同时，江西省国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阶段的平滑概率值有逐渐上升的趋势，这意味着在经历长时段高速增长后(2)，未来江西国内旅游收入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低速增长阶段变迁的可能性较大；而江西省国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阶段的平滑概率值相对稳定，未来继续保持在低速增长阶段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这意味着未来江西应继续加快入境旅游发展，壮大入境旅游经济，继续强化入境旅游抗周期波动能力。

旅游业是江西省重要的战略先导产业，发展旅游业对于促进江西国民经济增长、优化江西产业结构、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43]。为了更好地实现江西旅游经济的平稳高速发展，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 正确认识旅游经济周期波动规律，做好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对于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来说，要正确认识旅游经济周期波动的客观存在，深入分析旅游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做好顶层设计和产业发展规划，加强全省旅游经济运行的监测预警，建立风险波动应急反应机制，降低不确定因素对旅游经济运行造成的影响，增强全省旅游产业规避风险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2) 优化旅游供给产品结构，培育旅游消费新热点。对江西来说，应该依托江西优质的生态与文化资源，着力发展以庐山、三清山、龙虎山为代表的自然观光游、以鄱阳湖为代表的生态休闲游、以婺源为代表的特色乡村游、以井冈山和瑞金为代表的经典红色游以及滕王阁和海昏侯为代表的精品文化游，同时依托其他特色自然与文化资源，发展旅游新业态，开发旅游新产品，并将这些新产品、新业态培育成江西旅游产业发展的新亮点和旅游消费新热点，为江西旅游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新动能。

(3) 完善旅游产业空间结构,提高区域协同发展水平。通过区域整体的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促进优质旅游资源的有机整合以及优势产业的高效融合,在空间上形成以南昌、上饶、九江、景德镇等旅游中心城市为中心的旅游产业集聚与集群结构,提升地方旅游产业规模化运营效率,增强区域旅游产业的协同抗周期能力。同时,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旅游发展基础。江西省旅游发展不温不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旅游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因此,需按照景区分级分类标准,加快旅游内外部通道、景区停车场、旅游标识标牌以及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设,完善吃、住、行、娱、购等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完善目的地旅游服务接待体系,提高江西旅游景区景点的可进入性与接待能力,强化江西旅游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4) 加大海外市场营销力度,积极拓展境外客源市场。江西省入境旅游发展水平较低,入境旅游业抗风险性较弱。对此,江西应立足于秀美生态、“风景独好”的资源基础,深入挖掘庐山、三清山及景德镇等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旅游资源,并将其优先转化为国际性旅游产品,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积极向主要客源国和地区推出精品旅游线路。同时,鼓励和支持景区、旅游企业开拓入境旅游市场,利用各类国际赛事及境内外社交媒体加大江西国际旅游形象宣传力度,邀请主要客源国驻华使节、知名境外旅行社等赴赣旅游,以进一步提升江西旅游在海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做大入境旅游市场。

参考文献:

- [1] CHANGWS, LEEYH. TheMacroeconomicContributiontoForeign-exchangeEarningsfromTourisminTaiwan [J]. CurrentIssuesinTourism, 2017, 20 (11): 1110-1115.
- [2] ARSLANTURKY, ATANS. DynamicRelationBetweenEconomicGrowth, ForeignExchangeandTourismIncomes: AnEconometricPerspectiveonTurkey [J]. JournalofBusinessEconomics&Finance, 2012, 1 (1): 30-37.
- [3] JANTAH, LUGOSIP, BROWNL. MigrantNetwork, LanguageLearningandTourismEmployment [J]. TourismManagement, 2012, 33 (2): 431-439.
- [4] HAMPTONM, JEYACHEYAJ, LONGP. CanTourismPromoteInclusiveGrowth?SupplyChains, OwnershipandEmploymentinHaLongBay, Vietnam [J]. The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 2018, 54 (2): 359-376.
- [5] LAW C. UrbanTourismanditsContributiontoEconomicRegeneration [J]. UrbanStudies, 1992, 29 (3/4): 599-618.
- [6] FERREIDOUNIH, AL-MULALI U. TheInteractionBetweenTourismandFDI inRealEstateinOECD Countries [J]. CurrentIssuesinTourism, 2014, 17 (2): 105-113.
- [7] LEE C, HUNG W. Tourism, HealthandIncomeinSingapore [J]. InternationalJournalofTourismResearch, 2010, 12 (4): 375-378.
- [8] DIVISEKERAS. EconomicsofTourist's ConsumptionBehavior: SomeEvidencefromAustralia [J]. TourismManagement, 2010, 31 (5): 629-636.
- [9] ARCHER B. TheImpactofInternationalTourismontheEconomyofBermuda [J]. JournalofTravelResearch,

1995, 34 (2) : 27-30.

[10] THOMSONFL, THOMSONNJ. Tourism, TaxReceiptsandLocalGovernment: TheCaseofKangarooIsland [J]. JournalofTourismStudies, 1994, 5 (1) : 57-66.

[11] SHANJ, WILSONK. CausalityBetweenTradeandTourism: EmpiricalEvidencefromChina [J]. AppliedEconomicsLetters, 2001, 8 (4) : 279-283.

[12] COPELANDB. Tourism, WelfareandDe-industrializa-tioninaSmallOpenEconomy [J]. Economica, 1991, 58: 515-529.

[13] JAVIERCAPÓ, ANTONIRF, JAUMERN. DutchDis-easeinTourismEconomies: EvidencefromtheBalear-icsandtheCanaryIslands [J]. JournalofSustainableTourism, 2007, 15 (6) : 615-627.

[14] CHENL, DEVEREUXJ. TourismandWelfareinSub-SaharanAfrica: ATheoreticalAnalysis [J]. JournalofAfricanEconomics, 1999, 8 (2) : 209-227.

[15] BRAUR, LANZAA, PIGLIARUF. HowFastareSmallTourismCountriesGrowing?Evidencefromthedatafor1980-2003 [J]. TourismEconomics, 2007, 13 (4) : 603-613.

[16] REIDD, MAIRH, GEORGEW. CommunityTourismPlanning: ASelf-assessmentInstrument [J]. AnnalsofTourismResearch, 2004, 31 (3) : 623-639.

[17] 赵磊. 国外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假说 (TLGH) 研究综述 [J]. 旅游科学, 2012, 26 (4) : 77-95.

[18] GUNDUZL, HATEMIJA. IstheTourism-ledGrowthHypothesisValidforTurkey? [J]. AppliedEconomicsLetters, 2005, 12 (8) : 499-504.

[19] CORTESJ, PULINAM. AFurtherStepintotheELGHandTLGHforSpainandItaly [R]. FondazioneEniEnri-coMattei, WorkingPapers, 2006.

[20] 赵磊.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J]. 旅游学刊, 2015, 30 (4) : 33-49.

[21] 李秋雨, 朱麟奇, 刘继生. 中国旅游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性研究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 26 (4) : 73-79.

[22] 陆林, 余凤龙. 中国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特征分析 [J]. 经济地理, 2005, 25 (3) : 406-410.

[23] 胡文海, 孙建平, 余菲菲. 安徽省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 [J]. 地理研究, 2015, 34 (9) : 1795-1806.

[24] 张广海, 赵金金.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 [J]. 经济管理, 2015, 37 (7) : 116-126.

- [25] 郭向阳, 穆学青, 明庆忠. 云南省旅游经济与交通系统耦合空间态势分析 [J]. 经济地理, 2017, 37 (9) : 200-206.
- [26] 赵磊, 方成. 中国旅游发展经济增长溢出与基础设施门槛效应实证研究 [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3 (5) : 49-59.
- [27] 毛润泽. 中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J]. 经济问题探索, 2012 (8) : 48-53.
- [28] 刘春济, 冯学钢, 高静. 中国旅游产业结构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 [J]. 旅游学刊, 2014, 29 (8) : 37-49.
- [29] 生延超.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的演变 [J]. 旅游学刊, 2012, 27 (10) : 11-19.
- [30] 李光勤, 胡志高, 曹建华. 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局改委”政策评估[J]. 旅游学刊, 2018, 33 (1) : 13-24.
- [31] 余凤龙, 陆林. 制度变迁下的中国区域旅游发展与差异研究 [J]. 人文地理, 2010, 25 (3) : 124-127.
- [32] 王永明, 王美霞. 张家界旅游发展与居民收入的互动效应及影响因素 [J]. 经济地理, 2015, 35 (3) : 197-202.
- [33] 吴玉鸣. 旅游经济增长及其溢出效应的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分析 [J]. 旅游学刊, 2014, 29 (2) : 16-24.
- [34] 刘佳, 赵金金, 张广海.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经济增长关系的空间计量分析[J]. 经济地理, 2013, 33 (4) : 186-192.
- [35] 向艺, 郑林, 王成璋. 旅游经济增长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 [J]. 经济地理, 2012, 32 (6) : 162-166.
- [36] 生延超, 周玉姣, 黄寅, 等. 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周期的测度与评价 [J]. 人文地理, 2014, 29 (5) : 113-120.
- [37] 苏建军, 宋咏梅, 王会战. 中国旅游投资增长周期波动性及其溢出效应 [J]. 技术经济, 2017, 36 (10) : 123-132.
- [38] 隋建利, 刘金全. 中国旅游经济的周期划分与增长预测 [J]. 经济管理, 2014, 36 (11) : 113-123.
- [39] 隋建利, 刘金全, 闫超. 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动态路径的阶段性变迁识别——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的实证分析 [J]. 旅游学刊, 2013, 28 (7) : 22-32.
- [40] 林文凯, 林璧属. 大陆赴港旅游波动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J]. 经济管理, 2015, 37 (2) : 128-138.
- [41] 高铁梅.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 [42] 李华, 官高俊, 黄宝华. 财政政策转型的区制分析与效应对比 [J]. 财政研究, 2019 (7) : 30-45.

[43] 林文凯, 林璧属. 区域旅游产业生态效率评价及其空间差异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 2018, 32(6): 19-25.